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hood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h Duo

¹WANG Zuyou ²Ah Duo

¹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²Technical Support from Stanford East Asia Library, USA

Received: August 6,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Ah Duo. (2025).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dhood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h Duo.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011–02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02>

Abstract: Based on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Ah Duo wrote *Raising Kids in North America*, which serves as both a personal observation record and a rare reference book for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child education. She believes that each system has its strengths: Chinese education emphasizes fundamentals, discipline,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family support—qualities that cultivate resilience through rigorous study; Western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values individuality, exploration,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self-expression, focusing more on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We should neither blindly copy nor rigidly cling to tradition, but instead make choices best suited to our family's cultural background, our child's personality,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pace. Education is not about producing standard answers, but about accompanying children as they discover their inner “lighthouse”, enabling them to find the courage and ability to journey forward.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complement their strengths, and progress together.

Keywords: *Raising Kids in North America*; Chinese education; Western educ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Zuyou,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concurrently),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He has published 17 works and nearly 100 papers in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Foreign Literature*, edi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7 textbooks, 7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were completed. Social part-time job: Editorial board of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011 – 2017), Editorial board of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orial board of *Linguistics*, Editorial board of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Editorial board of *Huazhong Chinese Language*,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a Ecological 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Translation Society*, Director of “Yi Lecture Hall” (Public welfare Lecture Hall for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His email address is wangzuyou2012@163.com.

Notes on the interviewee: ZHAO Liyan, pen name Ah Duo, graduated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and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Master's in Computer Science). Before retirement, she worked as a network engineer for a U.S. government agency and is currently employed part-time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East Asia Library. She serves as Co-President of the Asian American Parents Association, Chair of the Cupertino Library Commission in California, President of the Maple Silicon Valley Theater Group, and producer of the stage plays *Flying Tiger* and *The Chair at Columbia*. Having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she grew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aising four sons and founded the public WeChat account *Raising Kids in North America*. She has published two essay collections—*Raising Kids in North America: Education* and *Raising Kids in North America: Life*. Her fiction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Whispers of Sunshine—A Silicon Valley Writers Anthology* and *The Best Short Stories by Chinese Writers Worldwide Annual Collection 2025*. Her articles have appeared in *World Journal*, *Sing Tao Daily*, and *JingKids*, among others, and have been included in several essay collections, such as *Education, Still Possible* and *Life, Still Possible*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Power of Growth: Conversations Between Harvard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Chang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西兒童教育比較 ——阿朵訪談錄

¹王祖友 ²阿 朵

¹泰州學院，中國；²斯坦福東亞圖書館技術服務，美國

摘要：阿朵根據自己切身經歷寫成《北美養娃那些事兒》，這是她個人的觀察記錄，也為中西兒童教育提供了難得的教科書。她認為中西教育各有優勢：中國教育注重基礎、紀律、尊師重道、家庭支持，能在高強度學習中塑造堅韌品質；西方教育強調個性、探索、情緒健康和表達能力，更注重『人』本身的完整成長。我們不必盲目照搬，也不能固守傳統，而應結合自身家庭的文化背景、孩子的性格與發展節奏，做出最合適的選擇。教育不是製造標準答案，而是陪孩子發現他們內心的『燈塔』，讓他們擁有走向遠方的能力和勇氣。中西教育應該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關鍵詞：《北美養娃那些事兒》；中國教育；西方教育

王祖友：阿朵，您好！我在做作家訪談系列，剛做過李峴、陳瑞林、岩波、龐進、水仙等，水仙推薦了您，我們都希望您參與，不知尊意如何？

阿朵：您好，王老師！我剛回到家。非常榮幸能夠參與您的訪談，不知訪談以何種方式進行？

王祖友：因為時空差別，方便起見，就以微信形式吧，反正最終發表是以書面文字形式呈現的，請您先介紹一下您的創作興趣所在？

阿朵：我是1997年帶著5歲的兒子來到美國和先生匯合的。我是學理工科的，來之前在北京的一個部委工作。到美國後英文不好，一切經驗歸零，找不到工作，只好重新復習考託福，進大學讀電腦工程碩士。工作後又生了老二，41歲時生下雙胞胎老三、老四。在養育四個兒子的過程中，有很多衝突，很多苦惱，很多反省，我就試著寫下來，梳理自己的心情。把我和四個兒子的一起成長的故事，經歷都記錄了下來。他們都

上大學後，我出版了兩本散文隨筆書《北美養娃那些事兒：教育篇》《北美養娃那些事兒：生活篇》，近 45 萬字。文章在《世界日報》《星島日報》發表，並曾任北京菁 kids 專欄作家。

現在空巢了，半退休狀態。在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半職工作。我就想挑戰一下自己，做些以前沒機會做的事。我參加了矽谷的文友曉霜組織的一個『創意寫作課』，請了一位東部的常少宏文友當老師，八個文友學習寫小說。可以說 60 歲開始寫小說。第一篇小說《海倫的爆米花》發表在《世界日報》上，並收錄在《陽光挪移的聲音：矽谷八人小說集》。

王祖友：您對兒童世界比較關注，您結合您的《北美養娃那些事兒：教育篇》，談談您的寫作緣由、歷程、心得，可以嗎？

阿朵：我有四個兒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身兼數職：母親、職員、妻子、義工。這些身份彼此纏繞、互相拉扯，尤其是四個性格迥異的孩子，讓我的生活充滿挑戰，也充滿感觸。我常常想找個出口發洩心中的波瀾。儘管我的專業背景是理工科，內心卻始終熱愛文字。於是，我開始隨手記錄與孩子們之間的衝突、誤解、反思與感悟。

那時我像個高速旋轉的陀螺，白天上班，晚上輔導孩子，週末還要做義工。只有等孩子們睡著後，我才悄悄起身，把當天發生的一切寫下來，那是我給自己的片刻寧靜。

2017 年，大兒子已從伯克利大學畢業三年，仍在摸索人生方向。二兒子正值高中畢業，剛被斯坦福大學提前錄取。雙胞胎老三和老四剛升入初中，正式步入青春期。我自己在政府機關做 IT 工程師，同時投身非營利組織工作，但心裏最掛念的，始終是孩子們的成長與教育。那一年，我終於決定：為這些零散記錄找一個安身之處。

於是創建了微信公眾號《北美養娃那些事兒》，為我的文字搭建一個溫暖的家園。養育四個年齡跨度達 13 歲的孩子，過程漫長而曲折。2023 年回頭望去，我已在公眾號上寫下百餘篇文章，孩子們也在我的且寫、且悟、且珍惜中，一天天長大。

大兒子卡爾最有個性，高中時期與我衝突最多，是最不在乎成績的一個。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B is good enough。他曾癡迷於打遊戲，我為此與他鬥智鬥勇多年。他從伯克利畢業後，不急於就業，而是背著背包走訪世界十餘國，後來在非營利機構工作，又轉行做私立學校老師，還創辦了青少年成長工作坊。如今他終於在矽谷高科技公司穩定下來，並從斯坦福大學的電腦碩士畢業。他的成長讓我跌破眼鏡，也讓我慶幸當初一一記錄了那些拉鋸的歲月——因為我知道，所有的孩子終究都會長大。

二兒子威廉是那種讓人省心的別人家的孩子。從小懂事、獨立、穩重。小學讀私立，初中轉公立，適應力極強。高中時他活潑外向，兼具社交與領導能力，成績優異，最終被斯坦福大學錄取。然而，他在高中畢業後卻開啟了他的青春期：他主動要求推遲一年入學，外出打工賺錢；進入大學後選擇主修心理學，在疫情期間不願上網課，轉而投入自然，背包登山，走遍加州山川。他用了五年讀完大學，畢業後主動申請到紐約大學上海校區任教一年，只為更深入瞭解父母的故鄉。他笑著對我說：媽媽，不用擔心我，我有能力養活自己。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孩子真的長大了。

雙胞胎老三傑生與老四約瑟夫出生時，我已走過了十幾年養娃路。他們上的是一所注重動手能力、需抽籤入學的公立小學，作業很少，沒有考試，課堂生動，我也得以參與其中，寫下十幾篇關於美國小學教育理念的文章。可他們的高中卻趕上了百年不遇的疫情，長期網課、口罩校園，課外活動也幾乎停擺。我寫下了疫情下的生活見證了這一段日子。2023 年，傑生走進了萊斯大學的校園，約瑟夫則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錄取。

孩子們就這樣，一點一點，在我沒來得及細數的日子裏長大了。而我，也在時光縫隙中漸漸老去。事實上，養娃並不是單向的付出，它也是孩子養我們的過程。他們讓我們反思、成長，學會柔軟，也學會放手。我

們以爲自己是他們的引路人，可他們其實也在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寬闊、更溫柔的世界。

很多時候，我們太習慣於當父母，卻不懂得做朋友；太執著於正確，卻忽略了孩子眼中的自在。孩子們的不同、質疑甚至反對，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放下控制，學會傾聽。那些與孩子鬥智鬥勇的歲月，曾讓我焦慮、鬱悶，也讓我滿懷希望。每一次記錄，都是某個瞬間的情緒出口。有的寫於憤怒之後，落筆釋然；有的源自感動，寫完便歸於平靜。

在寫下那些日常瑣事、衝突摩擦、教育焦慮的過程中，我學會了暫停——暫停批評，暫停指責，也暫停自責。寫作讓我從混亂中抽身出來，每當我用文字將一場爭執、一次誤會寫下來，那些看似難以調和的情緒，彷彿就找到了出口。憤怒可以被理解，眼淚可以被安放，遺憾也能慢慢化解為成長的養分。

寫作已經不是爲了發洩，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讓我在忙碌與焦慮之間找到秩序與意義的方式。它讓我明白，所謂成長，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完美，而是一邊跌跌撞撞，一邊不斷修正，一邊不斷去愛。

文字誠實而溫柔，它接住了我許多次瀕臨崩潰的心情，也慢慢爲我編織出一個堅韌的內核。我寫下的不只是北美養娃那些事兒，更是我在養育中成爲自己的那些事兒。

王祖友：非常好！您的文字充滿生活煙火氣！出版社作爲文學作品出版時，有沒有做一些編輯工作？

阿朵：您是說我的書嗎？

王祖友：對啊。

阿朵：《北美養娃那些事兒》是我自己整理的，兩個文友幫助看稿。出版社用軟體校對錯別字。他們沒參與文字的編輯。

王祖友：那說明您是有很好的文字敏感度的，您覺得您的文風是怎樣的？

阿朵：很多文友說我的文字樸實，接地氣。我想這是因爲我不是學文科的，沒有什麼文采。

王祖友：您過謙了！能解釋一下小說集《陽光挪移的聲音：矽谷八人小說集》的名字由來嗎？

阿朵：小說集定稿完成後，大家圍繞書名各抒己見。二月一日，最後一天我們相聚決定書名。每人提議了二三個書名，大家討論，最終表決。

作者丁子的提名，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想到這個書名，是因爲大家所寫的題材涵蓋了方方面面，說白了叫文學串燒。但書名應該含蓄些，有意境，有點文學性，像冬秀的文采，楊雷的詩，雨儂的意識流；帶有曉霜和阿朵文字的真誠，也透著木工、祁衛和丁子的創作的執著追求，並有點題呼應全書的效果。那就用《陽光挪移的聲音》？

『就是它了！』大家一致歡呼！

這一句是李冬秀在《序》的開頭寫的，也記錄了我們一年共同經歷的美好，書名就這樣定了下來。

王祖友：爲什麼您的作品排在第一篇？

阿朵：呵呵，因爲是按作者名字順序排的。我是阿朵，A打頭，占了個便宜。不過第二部作品就要換個排法了，人不能老佔便宜。

王祖友：所以名字也可能帶來意外的『收穫』，您的小說《倒數 30 分鐘》中的一段『三歲時的我，小嘴嘟嚙，頑皮地眨著一只眼睛；五歲時的我，騎在爸爸的脖子上，開心地大笑；八歲時的我，穿著足球運動衣在操場上飛奔；十歲時的我，捧著鋼琴演出後的獎盃，笑得特別燦爛；十二歲時的我，做出搞怪的表情；十四歲時的我，眼神冷漠；十六歲的我，只有一個背影，顯然是媽媽偷偷用手機拍的。』相當於真實生活的照相式記錄吧？

阿朵：是的。

王祖友：那您有沒有考慮去寫紀實文學或者報告文學？

阿朵：還沒想。如果有機會，可以考慮。我寫這部小說，我是帶點責任感。我看過矽谷一個公立高中的

一個雜誌，是學生匿名投稿，寫下他們心中父母不知道的那些事。孩子們有很多秘密，早戀、吸粉、同性戀、自殘，他們根本不敢讓家長知道！可這是家長最應該知道的啊。於是王祖友翻譯了這篇文章，叫《父母不知道的那些事》，公眾號上發佈了，很多家長看了很震驚。可震驚之後，還會回到原來的狀態。我們矽谷有很多高中生自殺的案例，這次寫小說，我就想以靈魂的角度刻畫一個青少年的心理。原來結尾想寫個開放式的，孩子能不能醒來，不知道。但後來覺得還是應該給家長一些希望，就讓靈魂人物回到了身體裏。我希望更多的家長能看到，能反思。

王祖友：根據您的經歷，您認為中西兒童教育的差別是什麼？

阿朵：謝謝王教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很有社會意義。我不敢說能全面概括，但確實可以結合我養育四個孩子的親身經歷來談談。我33歲時帶著5歲的兒子移居美國，後來又在美國生了三個孩子。二十年來，我經歷了從中國虎媽到美國魚媽的轉變，也逐漸建立起自己對教育的理解。

我想從七個方面來分享我的觀察：教育理念、家庭養育方式、課堂教學模式、社會文化影響、對失敗的態度、心理健康支持，以及親子溝通方式。

一、教育理念：成績導向 vs 人格導向

中國教育以成績為綱，長期圍繞高考展開。孩子從小就進入目標導向的節奏。我回國探親時，見到一個三年級小女孩，晚上十點還在寫數學題，週末還排滿了編程、奧數和古箏。她媽媽笑著說：趁她現在聽話，多學一點。

還有一個初一的孩子，下午5點多放學後，吃完晚飯，還要去學校上晚自習，晚上9點多才回到家。

說實話，中國的題海戰術雖然辛苦，卻確實能打牢基礎，特別是在數理化方面，我覺得我的孩子就不如國內的同齡人扎實。這種基礎性訓練在後期的深造階段，也有它的優勢。中國學生的計算能力、應試技巧，都是令人欽佩的。

而西方教育更傾向於人本導向，強調孩子的興趣、自主性和獨立思考。在芬蘭，孩子七歲才入學，幼稚園階段幾乎不教識字，反而通過觀察自然、講故事來培養好奇心。

我家雙胞胎在加州上的實驗小學校訓是：『我聽過，我忘了；我看過，我記下；我做過，我懂了』。他們在學校裏沒有考試和作業，而是參與種菜、烘焙、模擬歷史人物、舉辦活人歷史博物館等活動，學習是融入在生活和體驗中的。歷史課時，每個孩子扮演一個歷史角色——可以是林肯，也可以是無名小卒。然後進行『活人歷史博物館』展演，家長到校，孩子們親自演講。我兒子曾扮演林肯，一身自製的服裝，還學著林肯的口氣對大家說：我走得很慢，但我從不後退。

我曾擔心這種方式玩過頭，但現在他們一個在萊斯大學，一個在洛杉磯加大，發展方向不同、個性鮮明。我越來越覺得：小學階段，激發興趣、培養探索精神，比背誦公式更有長遠意義。

二、家庭養育：控制型 vs 引導型

中國家庭常常由父母主導孩子的人生規劃。小時候我逼老大練小提琴七年，結果他最後對我說：I hate violin。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所謂為你好，其實是替他決定了人生中一個他並不熱愛的部分。

對比之下，美國父母傾向於引導而非主導。我認識一位美國媽媽，女兒練琴一年後不想學了，她沒有強迫，而是說：我們先休息半年，再看看你是不是還想繼續。結果這個女孩上大學後，選擇了音樂教育作為副修，還主動拿起了小提琴。

從老二開始,我學著放手,讓孩子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而我做支持者和底線守護者。如果他們走偏,我負責提醒;但如果方向正確,我會站在他們身後。

三、課堂教學:統一化 vs 個性化

中國課堂講求紀律與效率,老師講、學生聽,課堂節奏緊湊,知識點清晰。學生較少提問,老師怕打斷節奏。我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優點是系統、高效、應試能力強。

但也有代價,學生被動接受,沒有空間質疑,獨立思考。

而美國課堂更強調學生參與。比如我家孩子小學的科學課,老師發紙杯、吸管和水,先讓他們試做『吹泡泡機器』,最後再引導總結氣壓原理。這個過程慢,卻充滿探索感。

我大兒子後來在高中做過老師。他說他喜歡那種願意提問的學生,因為那說明學生在動腦子。他也發現亞裔學生普遍更安靜,可能和我們從小受的別打斷老師教育有關。

他說我們要學會思考,而不只是接受,要有創造力,而不是拷貝。我們不能只是追隨其他人的想法,別人怎樣自己就怎樣,那是一種思想和靈魂的毒素。學生要有獨立思考、挑戰、創新的能力,這樣社會才會不斷進步。我覺得他說得有一定的道理。

四、社會文化:集體榮譽 vs 個人選擇

中國社會強調集體意識和家庭榮耀。孩子考上好大學,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功,更是全家的光榮。這種動力可以激發努力,但也容易帶來壓力綁架。

美國社會更重視個體選擇。我朋友的孩子高中畢業後不想上大學,想當廚師。父母雖然驚訝,但最終選擇支持,還幫他找了烹飪學校。我自己的二兒子高中畢業後提出 Gap Year(間隔年),我一開始很反對,覺得浪費時間,但他認真和我們談:我的畢業時間是會推遲,但我的人生體驗不會推遲。他說人生不應該只是設立一個目標,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斷攀登。在攀登的過程中,有時需要停一停,看一看,一路會有很多美景值得欣賞。路線也不一定要走最短的路徑,有時繞個彎,也會有不同的收穫。

這一年,他自己搬出去住,打工掙錢,看了 41 本書,去了 9 個國家,體會到獨立生活的難,也更懂得感恩。有一次車壞了,需要 2500 美元,他試探我能不能出錢,我沒回應。他自己就去教寫作、接家教,攢錢修車。他對我說:媽媽,獨立不是嘴上說說,是自己扛下來的。

五、對失敗的態度:羞恥感 vs 成長契機

中國文化中,失敗往往等於『丟臉』『不爭氣』。孩子考試考砸,家長第一反應可能是責備或加壓。而在西方教育裏,失敗被視為成長的機會。

有一次我兒子辯論比賽失敗,我剛想批評他沒準備好,他的教練卻說:『太好了,他終於失敗一次了。這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還鼓勵他寫了一篇『失敗反思』,張貼在教室牆上。這種鼓勵『面對失敗、表達失敗』的環境,在我們文化裏是相對缺失的。

但我也要說,中國教育對『吃苦耐勞』『咬牙堅持』的強調,也塑造了孩子的抗壓能力,在面對高強度競爭時,他們往往比西方孩子更有韌性。西方教育在失敗處理上更溫柔,而中式教育在長期投入和意志力培養上更堅韌。

六、心理健康：壓抑 vs 表達

中國家庭傾向於壓抑情緒，講求『堅強』『隱忍』。孩子說『我不想上學』，容易被視為懶惰或逃避。而在美國，心理健康是學校正式課程的一部分。我家雙胞胎小學裏開設『情緒認知課』，教孩子識別憤怒、悲傷、焦慮，鼓勵他們用圖畫、寫作或『安靜角』來調節自己。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孩子在拼圖失敗後哭了，老師沒批評，只說：你需要一點安靜時間嗎？這讓我感到很震撼。

但我也理解中國家長的擔心：過度強調情緒表達，會不會讓孩子變『脆弱』？這的確需要一個平衡點。

七、溝通方式：規訓導向 vs 情緒回應

中國家庭重視『你有沒有做對』，而非『你感覺怎麼樣』。有時孩子需要的不是解決方案，而是一個願意傾聽的耳朵。

我兒子有一天晚餐時突然說：『今天我覺得有點孤單。』我們全家停下吃飯，圍繞『孤單的感覺』聊了二十分鐘。那天晚上我意識到：孩子不一定總在表達『問題』，有時他只是想被理解。

結語：融合，而非對立

我認為中西教育各有優勢：

- (一) 中國教育注重基礎、紀律、尊師重道、家庭支持，能在高強度學習中塑造堅韌品質。
- (二) 西方教育強調個性、探索、情緒健康和表達能力，更注重『人』本身的完整成長。

我們不必盲目照搬，也不能固守傳統，而應結合自身家庭的文化背景、孩子的性格與發展節奏，做出最合適的選擇。

教育不是製造標準答案，而是陪孩子發現他們內心的『燈塔』，讓他們擁有走向遠方的能力和勇氣。

王祖友：您的回答非常全面！我深受啟發，謝謝您！

阿朵：不客氣！另外，我還想談談家長的以身作則的問題，示弱問題和孩子犯錯以後應該怎麼辦的問題。

當父母的，我們常常希望孩子有領導力、落落大方、不懼挑戰，可我們卻忘了問自己，我們自己是否有領導力，遇事是否落落大方，不懼挑戰？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你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自己應該就先成為那樣的人。

很多年前，我們全家到芝加哥玩，記得有一個大型的現場演出，台下坐著幾千人。在表演之前，主持人即興發揮號召現場觀眾上臺互動參與節目，當時我們全家坐在一起，我就想，這是多好的機會鍛鍊孩子的勇氣啊！於是極力慇懃孩子們舉手上臺，告訴他們參與這樣的活動，會有很多不同的體驗、很有趣的。

可是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呼應我的鼓動，倒是身邊的老美們，有的是孩子、有的是成人，毫不猶豫把手高高舉起，期待著被呼喚上臺。我挺受挫，心想這幾個孩子怎麼沒一個勇敢大方的。這時老二微笑著對我說：『媽媽，妳看很多媽媽爸爸也在舉手，妳要不要也舉手上臺去試一試？』另外幾個孩子也起哄：『媽媽，舉手吧，不同的體驗、會很有趣的。』

我當時看他們幾個起鬨，第一反應是有些惱火，心想，老媽我英語沒你們靈光，形象也沒你們上鏡，現在要鍛鍊的是你們好嗎？我這年紀了，還需要鍛鍊什麼？可是冷靜下來好好想想，覺得兒子們說的有道理，我自己為什麼不願意上去呢？怕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自在？我自己縮在舒適圈裏，憑什麼要求孩子們上去？要

想讓孩子有所突破，平時的以身作則是最好的帶動。

很多時候，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正直、誠實、孝敬、有領導才能、有挑戰自己的勇氣，但這些能力和品格，是受環境的影響和薰陶的，父母和家庭是他們的第一現場，我們的行為對他們有最直接的影響力。

我們都希望將來孩子孝敬自己，可我們自己對老人的態度，就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們將來對我們的態度。記得一位朋友的兒子對她說：『媽媽，將來你老了到我家住，我照顧你。』當時覺得很詫異，因為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很少能主動說出這樣的話。一問才知，原來她把自己的老母親從中國東北接過來住在家裏，母親有病，她就放下手邊的工作在家伺候，日積月累，無聲無息中就把孩子給薰陶了。

以身作則誰都懂，但實踐起來還是需要勇氣的。有一次篝火晚會要夫妻雙方上臺遊戲，我意識到這是一個以身作則的機會，就拉著老公挺身而出。主持人向三個爸爸問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最喜歡的度假地是哪里？有人回答法國，有人回答夏威夷，有人回答黃石公園。主持人要我猜老公的答案，我脫口而出夏威夷，那可是我最留戀的一次度假啊，可老公的答案卻是法國。三個問題，我猜錯了兩個，看看我和老公多麼不同調，可是大家開懷大笑的那種氣氛，勇於參與那種感覺，勝過了任何窘迫。

在一片歡樂中，孩子們爭先恐後地告訴我爸爸的正確答案，還說下次有活動，咱們一起參與。我摸著他們的頭很是欣慰。窘迫怕什麼？答錯又如何？爸媽勇於參與，遠遠大於答案的對錯。

作為父母，如果想讓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那就先從自己做起吧！

關於家長示弱問題，我有一個例子。

一天逛店，看中了一個鞋架。家裏正好需要一個，當場就拍板買下，讓店員幫忙裝上車拉回家。到家後往屋裏一點一點挪，真沉啊，我原以為是現成品，拆開一看才知道需要組裝。大學學機械的我，看著說明書慢慢地肯定能給組裝起來，當然也可以讓老公下班回來裝。但還有一個選項，就是讓當時10歲的傑生和約瑟夫組裝。我猶豫了片刻就決定了：把這個專案讓給小哥倆。

其實這件事自己裝最省事了，在他們回家之前，一切就都搞定了。讓傑生和約瑟夫組裝最麻煩，他們放學後踢球回來就晚上八點多了，吃完晚飯再沖個澡，就九點了。我要說服他們接手這個專案，還要監督他們把這事做好做完，從效率上來講，是最慢的，也是最費事的。可是，孩子的動手能力怎麼能煉出來呢？想讓男孩子把這些家裏的事給撐起來，機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平時自己少當點女漢子，把動手的機會讓給孩子，他們就在這些不經意的機會中練就本領。心裏不要怕麻煩。養育孩子，怕眼前的麻煩，就會有長期的後果。吃過晚飯後，我開始『示弱』：『媽媽需要你們的幫忙，把這個鞋架子組裝起來。媽媽和爸爸今天都上了一天班，太累了，幹不動了。再說媽媽眼神不好，晚間說明書看不清楚，我相信你們是小男子漢，能幫我們把這事搞定。』

一開始他倆沙發上一躺就說：『我們上了一天的學，放學後又踢球，我們也累了，需要休息。』

我連忙說：『先休息休息，媽媽知道你們也累了，休息之後再裝也行，這事不急。媽媽相信你們能比媽媽裝得還好。』他倆大概也是架不住我的誇獎和示弱，休息了十幾分鐘後，哥倆拿起說明書，一邊商量一邊組裝，一步一步地終於把這個鞋架裝成了。

裝好以後，兩個人左看右看很有成就感。我和老公則配合著他們的成就，『大呼小叫』地誇著他們。其實我心裏想的是：就這點事，作為男孩子，是應該學的，今後我少當點女漢子，把機會讓給他們，再麻煩也要讓他們當漢子。

家長要時不時地『示弱』，特別是媽媽，對培養孩子是有益處的。我們都聽說過『母強子弱』這句話，母親在孩子面前不能太強勢，事事沖在前面給孩子們遮風擋雨，你都把事幹了，孩子成了袖手旁觀者，他們如何成長，如何堅強？母親要有母親的智慧與平靜。

有一次一個朋友哭著和我說自己的母親有些自私。我連忙問她為何這樣說，她說母親從小事事替沖在

前面，連送她上大學，在學校填表格都是母親幫她填的，她說很多事本來她可以自己幹，但媽媽嫌她花的時間多，太麻煩，就親自上陣，快速解決問題。這樣她成爲了一個膽怯依賴者，沒有自信心，她上大學後調整了好一陣子才漸漸適應。

她當母親後意識到這個問題，誓言自己絕不當這樣的母親。

有時父母一個簡單的動作，皺眉撇嘴，就能輕易地讓孩子覺得自己不行、沒用。挫敗感累積多了，孩子再也不願嘗試了。而父母適當的示弱讓位，會爲孩子創造參與到生活中去的機會，培養自信心，更加獨立。示弱也讓孩子感覺被需要，無形中培養責任感。當然示弱也要掌握分寸，不要給孩子造成負擔。作爲母親，請你大膽示弱！

孩子犯錯之後，我們應該怎麼辦？

一天下班回家，看到平時和一個椅子配對的腳凳，被移動位置了，以往腳凳應該是在椅子腳下的，可現在跑道椅子後面去了。我心想，一定是雙胞胎玩耍，把傢俱放錯位置了。

可大雙乖乖地走到我面前，磕磕巴巴地說：『媽媽，我和小雙扔東西玩，一個東西掛到窗簾上了，我想自己鉤下來，就站在腳凳上，把腳凳踩壞了。』

我本來還漫不經心地聽他的講話，一聽說腳凳壞了，立刻急了。連忙走過去一看，哎呀，本來好好的腳凳，一只腳被踩斷了，被歪歪扭扭地藏在角落裏了。我第一反應就是，完了，這是我專門給老二房間配套的皮椅傢俱，這下幾百美元沒了！我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門：『你怎麼能踩腳凳啊？這是不能承重的啊，你怎麼會這麼不小心呢？』

我還沒吼完呢，怯怯的大雙，眼淚啪嗒啪嗒就掉了下來。看到他的眼淚，還在噼里啪啦的我突然醒了：我在幹什麼啊？孩子犯了錯，本來就有些膽怯，他能鼓足了勇氣主動告訴我，我怎能用這樣的態度呢？如果受到這樣的待遇，那下次犯錯，還會主動告訴我嗎？

於是我也馬上蹲了下來，拉住大雙的手說：『對不起，大雙，媽媽不該發脾氣。謝謝你主動承認錯誤，這是一個很好的行爲，希望你不要被媽媽嚇到。』大雙看到我的態度變得正常了，也慢慢止住了哭聲：『對不起，媽媽，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你也要學教訓。做事之前要動動腦筋，你看這腳凳，一點都不結實，是不能承重的。而且，你會摔倒受傷的。』止住哭聲的大雙，點了點頭。

事後我深刻反省了一下自己。太多的時候，我習慣於慣性思維，本能反應。其實有些道理很簡單，冷靜下來，馬上就明白應該怎麼做。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欠缺那麼一點點冷靜，一點點智慧！

看過一篇文章，說一個學校有三個孩子在社交媒體上寫了仇恨語言，學生家長被學校叫來開會。一個家長還沒開口講話呢，臉就已經拉得很長了，一副『看我回去怎麼教訓你』的態度。另一個開口就對孩子說：『你真給我丟人。』只有一位家長很冷靜，平和地瞭解了情況，然後拍拍孩子說，咱們回家坐下來好好談。那個孩子當時就哭了，抱著爸爸說對不起。

這位爸爸後來說，這樣的事我和他說過多少次了，可他不當回事，這次對他是個教訓，他下次一定記住了。我對他發火也沒有用，還不如心平氣和地和他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三個家長其實都急，可處理問題的方式多麼不同。

我記得老二小的時候在學校犯錯，拿回了一個條子要家長簽字。他當時因爲害怕我們發怒責怪他，就自己偷偷簽了字交回學校。

這件事後來被我們發現了，很是震驚。孩子犯錯，是正常的，我們不也是常常犯錯？犯錯不怕，關鍵是要改正錯誤。可是如果我們開口就責怪，那我們充其量是在發洩我們的情緒。作爲成年人，應該是寬厚的引導而不是急切的責怪。

於是,我把老二找過來,心平氣和地和他談了一次,告訴他我們沒有期待一個完美的他,我們自己也不完美。誠實一點,改正錯誤,這點很重要。老二從此記住了誠實,類似事情再沒發生過。

家長對待『犯錯』孩子的態度,真的很重要。

阿朵作品名錄

阿朵:《北美養娃那些事兒—教育篇》,(美国)蒙哥马利市:美國南方出版社,2024年。

阿朵:《北美養娃那些事兒—生活篇》,(美国)蒙哥马利市:美國南方出版社,2024年。

(Editors: LI Ruobing & Bonnie WANG)